

## 咸脆花生

□李晋

世间酒客多，作为下酒菜首选的花生也就受酒客欢迎。台静农先生曾戏言，花生佐酒，谓之“吃花酒”，吴祖光先生回忆幼时经常见隔壁拉洋车的大爷以白干酒佐花生米，香味让他始终回味。花生佐酒，酒更有滋味，这让我觉得很契合《水浒传》里所载佳句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，虽然那帮江湖豪客多用牛肉下酒。

花生能体现自然之妙，生于土地上，但壳内仁米却丰满白胖，花生米紧贴红衣，似为“以肥为美”的盛唐仕女，红衣养眼养人，有补血功效，然因轻微苦涩感，故有人吃时将之舍弃，而乡人将之加工成咸脆花生后，花生米便营养美味共存。

制作咸脆花生，快捷简单，花生米盐水浸泡后晾干，上锅炒制。盐的直接灌输，让花生米的红衣暗淡，层层雪霜让它多了几许深沉的意味，这种深意需以嘴巴体会、心灵感受，咸脆之味是务实思想的体现，脆是本性，咸是后天使然，似憨实的农人在勤劳中收获了美好。两味在友好的氛围里结合，在口腔内一起放大芬芳，又逐渐淡化模糊，味觉只好不由自主地原地打转，最终只好从余香里循迹哥德巴赫猜想式命题的答案。

香浓不可言表的咸脆花生，每每品尝时，都会如一粒细小的石子，在我的心湖里泛起

阵阵涟漪，小时候，下午常和祖父去老街上的澡堂泡澡，归途中，他常到魏老头的小食摊上买一包咸脆花生，我问过祖父为何不到家门口的国营食品店购买，祖父回答，魏爹爹没有劳保，要多多照顾他。买来的咸脆花生是祖父母间小酌的菜品，祖父饮酒很慢，夹一粒花生，咪一口小酒，那酒杯上有粉彩的喜鹊登梅图案，祖父一拿一放间，喜鹊也好像欢快地跃动。喝到兴头上，祖父会轻闭着眼，轻晃着头，哼着小曲，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和白眉、额头的皱纹似乎组成了五线谱，填写着无限惬意的音符。偶尔，他银白的胡茬还依附了花生衣的残屑，看似滑稽的场面却有温情弥漫。

祖父是在94岁过世的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已经神志模糊，不再认识家人，也失去了对酒的依赖，但咸脆花生还是爱吃的，咯嘣咯嘣地嚼着，一如既往地慢条斯理，时不时抬起头来，像个顽童似的看着我们，流露出满意且幸福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发现他的眼睛里竟有湿润的光泽，他的思维已脱离了生活，但通过咸脆花生，却能够与后辈有简短急促的交流。

咸脆花生名字直白，把本味热情的呈现，其个性有如包括我祖父在内的万千淳朴民众。它无疑是坚果之王的亲民路线实践，它消耗着岁月的沉重压力，让你我能够静心倾听年轮的风声。

## 微观



## 浮香槐花

孙荔

春天在家乡小住，清晨，推开窗，清醇而又浓郁的花香飘来，沁人心脾。原来不远处的几棵槐树开花了，繁花缀满枝头，好像下了一场雪，花儿泛着清幽的银光。一阵风吹来，远远地望去，一棵树就是一朵漂浮的云；大片槐树林，自然也就成了漫山的云海。不由得想起了那首《槐花香》：五月槐花开，如雪似蝶舞。微微风簇浪，串串浮阳台。阵阵清芳沁，翩翩天使来。问君为何事？还世一清白。

我对槐花别有情意，因为记忆里的童年飘满槐花的清香，中学时，许多美好时光是在槐树林里度过，我们背诵英语单词，翻筋斗，在树林中唱歌，槐花悠悠飘落……岁月轻轻一晃，多年过去了，回不去了旧时光，只能让槐花的芬芳永远飘在我的文字里。

## 可以温柔些

刘超

朋友聚会，熟悉不熟悉的，坐了满满一大桌。席间，手机铃声响起，一个长相彪悍的男人，迅速起身离席接电话。刚才还声音洪亮的他，接了电话之后，第一句便温柔了下去：“我在吃饭呢，吃完就立即回家去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会少喝点酒。”男人讲话唯唯诺诺，连连地点着头。我们心里暗笑，没想到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，居然也惧内。男人继续把声音压低，也似乎更温柔了，就连虎背熊腰貌似也弯了下去，只听得他说：“你早点睡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”

男人挂了电话，回到席间。有人打趣他，问：“刚才那电话谁打来的呀？你看你这么个大老爺们，说话跟个老鼠见了猫似的。”

“哦，是我母亲打来的。”男人答一句，夹了面前的一口菜。

我们突然愣住了。

## 黄昏“炼”

何庆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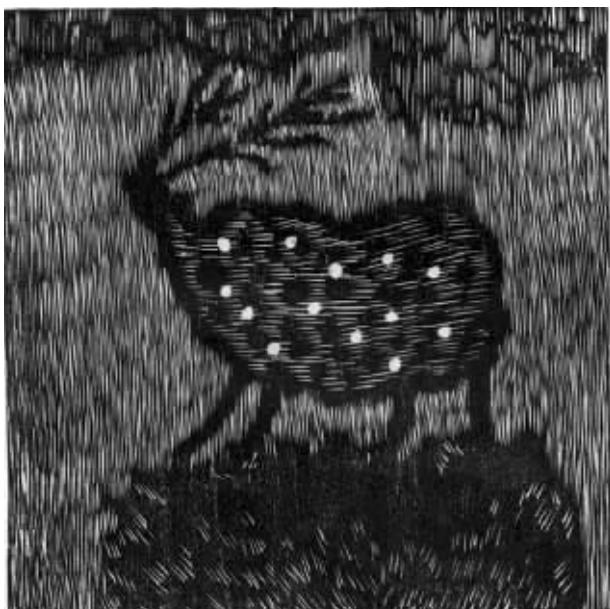
患思量半天：怎么讲述那种痛呢？的确是个问题。

当最亲近的人分享了你的快乐和忧伤，剩下的非快乐、非忧伤呢？不知你有没有意识到，人在很多时候，总是置心于荒村的。如同村落一般的刚才的喧哗突然隐入暮色，四顾茫然，寂无人烟。瞑色入高楼，只剩自己和看不见四野的苍茫。

我在希望孩子做到的几条中，有一条是“做一个孤独的人”。不要看字面去理解，其实我希望他“能够学会孤独”。倒也并非孔子说的“慎独”，那是为人世而备的。学会孤独，

学会在心灵四顾无依的时候，听雨。独处时，让心听听雨声，淅淅沥沥，烟雨蒙蒙，冲刷着名利和浮沉，阻隔着昨天和明天，甚至不能眺望和求索，不能辩论和考量，不能妄想和游离。就那么淡淡的，放空的，安详的，无为的，无谓的，接近赤子般的自我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

《夜鸣》木刻小品 黄洋

## 有一种爱，叫不联系

□杨建伟

去年后半年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从原来的单位辞职，收拾起行囊，加入了“北漂”一族。

我找了一家宾馆的地下室住了下来。之后，每天提着一个装着一沓个人简历的手提包，奔波在首都的大街小巷。在将近半个月的求职过程中，我面试了二十几家公司。半月下来，钱倒是花了不少，工作却依然没有着落。

走在首都的大街上，望着林立的高楼、宽敞的路面、来往的车辆，我心里茫然失落。人在无助的时候，总会想起那温暖的港湾——家！我在这时，确实很想回家！

我突然想起，这半个月来，母亲怎么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这不像是她的风格啊！我想，我有必要打个电话，我要把我的窘境告诉家里。电话刚刚接通，我就气恼地质问：“妈，这么久怎么也不来个电话？不管我了还是怎么？”

母亲大概察觉到我异样的情绪，我听到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接着，她说：“孩子，我这么久没给你打电话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是不是？”我没正面回答她，

而是问道：“你在忙什么？”

母亲也没接我的话茬，她继续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在外面找工作不容易，你这段时间肯定一直在外面跑，身体累心也累，我不给你打电话是怕你会更有压力，怕给你添堵。妈老了，帮不上你但总不能添乱啊！等你找到工作了，心情也好了，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！今天你爸又给你打了钱，收到了吧？”

听着母亲的话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！“妈老了”！是啊！妈老了，我什么时候注意过这些？除了跟爸妈索取和怄气，我又知道些什么？

母亲说完后，我稍作平复，说：“妈，我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工作了，明天就去上班，你和爸就放心吧！”

我听到母亲激动地在电话那头给爸报喜。她又询问了一些情况，我就把这段时间面试听来的话编给她听，她高兴得笑声不断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不断地自责，同时感到了一股向前的力量。两天之后，我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当然，条件并没有我跟母亲吹的那么好。

之后，母亲果然又恢复了以前打电话的频率。

## 彩霞满天

□宋鲁宁

过了正月，避开春运高峰，我们一家三口回故乡探亲。

妻的祖父母依然健在，生活在农村乡下，已经90多岁了。回到她家的第二天，我们就到村里去探望二位老人。村道早已是柏油马路了，晚上村街还有高高的节能路灯。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，间或夹杂着白色的塑料大棚。

走到门口，几只散养的肥大的老母鸡正撅着屁股寻找着食物，一只黑色遛遛的小狗懒洋洋地从邻家走出，一位放羊老汉撵着几只高大的山羊穿街而过，几位村妇正在不远处的大门下抱着孩子聊着天。这是一幅现实版的北方农村的安静街景画卷。

妻的祖父母家大门敞开。走进院子，院子里没有人。妻让我到屋内通报。进到房内，老两口正在聊天，爷爷坐在床头，奶奶还是像几年前一样躺在床上，眼睛因为白内障已经

失明，全靠老伴的照顾。老两口五儿一女，十几个孙子孙女，都很孝顺。女儿在城里过得很好，有时把父母亲接到城里居住小小半年，可是父母亲最后还是要回到老屋，因为他们过惯了田园的生活。

我女儿有些生认，一会儿就闹着走出了屋，我只好陪着小朋友，留下妻和二老聊天。我和女儿细细打量院内，女儿一声惊喜，“小鸟”，顺着她的小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左边屋檐下挂着一个鸟笼，一只不知名的小鸟正在里面一边蹦跳，一边鸣叫；一只白猫从堆满柴草的厨房溜出，女儿又一声“猫咪”；厨房内还是烧柴的大锅灶台。

看着这静静的院落，不觉想起小城里我的老宅。我仿佛看到多年前年幼的我，也是这样的黄昏时刻，站在院内的石榴树旁的石桌上，陶醉地看着彩霞满天和邻居家烟囱冒出的炊烟。我的家人那时一定都在张罗着吃晚饭了，真是“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”。

## 荒村听雨心

□仲一晴

人在名利中行走，心在荒村里听雨。前一句入世，后一句出世，两种境界，一个是明目张胆的现实，一个是天地茫茫的禅意。很早就听说了这句话。二十多岁时，理解其为“酷”，动若脱兔，静若处子；三十多岁时，理解其为“且停亭”，雨歇天晴，继续赶路；年过不惑，理解这句话，则又是一种感悟。

梁实秋先生语云“中年”：“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，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，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”。演戏的中年，能够在角色里淋漓尽致，可是，下台卸妆回到自己，谁又能将那“体味”一道来呢？

有个笑话，也是真话。有位病患，龇牙咧嘴到医生面前。医生问：怎么啦？答曰：这里痛！医生问：怎么个痛法？病